

新疆图志

新

疆

圖

志

新疆圖志卷十

天章一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驛奚雖無恒業厥有部分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互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慮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營勞衆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寵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爲邊

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闌入此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毋俾遺種
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營索俘
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
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討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能用其
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科卜多於是而準夷之
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安之如故額
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木札爾暴殘
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
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
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

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
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
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於始熟經庚戌之艱者
咸懼蹈故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
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卽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
居若而人毋甯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如志亦無所侮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上用兵必以
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
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啟行
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
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
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
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
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

我二十五人無一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齊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行兵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祐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虐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弋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

市亦不禁呵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悞漸不可長
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
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荏苒夙沙革面煎鞏
披忱集泮飛鴟食鷦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
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搗中堅如鼙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
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
湧於磧燕苗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啗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睹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渡羅塔
拉台吉宰桑紛紛欵納牽其肥羊及馬湏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
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旣愉來者日繼蠢
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
自逃擒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
馬大聲疾呼彼人旣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韜韜案角鹿墀
隨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撓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凶

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準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諱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文

惟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

叶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祖

世宗覲光揚烈克臻郅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
準噶爾叶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梗化篡奪相仍顧仇其下
惟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底底如苗斯蠱如虺斯螫衆口嗷嗷視
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爾底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
泥止乃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
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旣暇以休
烏魯木齊及五集寨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
羅塔拉闐爾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
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以
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叶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
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

爾長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
守毋相侵凌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
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叶矣勒貞珉叶矣於萬斯年矣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碑文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可不殛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裁之不可殖也

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爲賊也強食弱衆凌寡血人於
牙而蔑知懷易也云興黃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
人爲食人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追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
宰桑四圖什墨廿一昂吉蓋欲離絕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
不已焦爛爲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
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
悉也以其反復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不因
禍而致福也是蓋

天祐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
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糧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
默運惟

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
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
皆仿髣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
昔强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獬獠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爲
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
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爾絲悉堪溝壑已遠有面內心其
何能訴準夷既平諸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歸撫爾
土田生死骨肉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其星
輅叶是用興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顏蝟蟥謹譟既侮厥外宜安

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憤殺人爲戲奪妻爲穢大失衆心無不怨
肯三道並發四甄齊攻酋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駝走無踪
爾雖無踪我追應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
域畏懷舉旗助力腐鼠莫逋遂來獻馘二酋既殲羣回永靖叶設
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
諸回爲準夷臣語今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黍
稷孳爾子孫在昔己巳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己卯年歲符理紀
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高宗純皇帝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以來咸所稱引而遺踪湮廢道里莫徵比因西
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適詢所及或据肅州新志所載
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爲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
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未關也况
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誨使于闐
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卽今黨河龍勒縣卽沙州衛今
爲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竟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
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覈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
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漠扼以玉門陽關考漢
時三十六國卽今回部回部東境直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三
十六國東扼陽關之文脗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云送元二使
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
卽今闢展也再徙高昌故地卽今吐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茲卽
今庫車也前後三遷總在哈密之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
在敦煌縣境尤爲昭晰無疑矣夫古邊陲故蹟其考信之艱非貫
串諸書卽原流未備然徒眩惑於志乘家之聚訟轆轤而不能確
證之我疆我里如目營手畫者然又何以斥傳僞鑿空之誣而炳
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高宗純皇帝謚譯名義集正訛

歲辛卯爲

皇太后八旬大慶年欲敬書華嚴全部以祝

無量籌算因取宮藏明宣德間金書經閱之則稱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又難陀譯于闐之名見漢書卽今所正爲和闐而自古及今
不易之回部也回部本自有回經不信佛教不宜有名僧譯佛經
事命考謚譯名義集則所載略同心知其非而不能爲之說也問
之章嘉國師乃知實又難陀本梵僧之高行者以今同文韻統證
之應爲施羈縻低而直書之則爲施刹難低此實又難陀所由訛
尙不至大相逕庭施刹難低生於鄂縻答直書之則爲鄂等答
字不可得當作與人呼等音乃近之乃天竺之西印度也唐時此僧自天竺至中國譯經實
見於梵經竺天番經藏西及漢經高生傳此鄂等答所由訛爲于闐而
其訛乃不啻魯魚亥豕矣於是霍然去疑而憮然恨法雲宋僧作翻譯義名者之
不悉心考究誤後世爲不淺也雖然彼以漢僧不深解梵語番語

梵音番音卽漢文亦非通今博古之大手筆也而動索二紀乃成
是編則其用力之苦亦有可尙向作萬泉莊記所謂賴有失實者
存而得以考是非辨差訛未嘗無小補者未足深怪也既正其訛
乃命司事者一依同文韻統所定書其名地至全集之似此錯謬
者想復不少當付章嘉國師一一更正夫鄂等答訛爲于寘不過
音韻之偶誤耳遂致疑天竺爲回部並有疑回部亦有佛教者展
轉耳食愈幻愈遠豈特以失之毫釐而且謬以萬里吾更因之瞿
然有戒於綸綍之悖矣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勅銘格登山碑文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

叶

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高之巖薛賊營

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粵有前導爲我具
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籍一昏冥曰擣其虛曰殲厥旅
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
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

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爲汝守汝頑不靈尙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恆其言曰殺寧育

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旣臣斯恩旣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億世

高宗純皇帝土爾扈特部紀畧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爲實君子弗爲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已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爲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余之爲土爾扈特部之紀畧亦亶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也蓋嘗詠之詩載之紀皆以爲始自阿玉奇汗溯而上之荒畧弗可考此亦述向之所聞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茲以其屢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爲之重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

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歸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爲汗無所統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尙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遂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爲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漢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爲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岱青三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絕嗣其一曰那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本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即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漢棚楚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袁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袁扎卜乃渥巴錫之祖沙